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

七十六





湯出而條其善惡而見之湯詩之書則湯之春秋也紂不道武  
王出而條其善惡而見之牧誓之書則武王之春秋也湯武春  
秋不見於誓命之傳乃得幸而施之賞罰之用是以天下之人  
不知有湯武之春秋而不知有湯武之賞罰權不在天子而道在  
天子故夫子得以伸其道而借其權吁夫子之得湯武者幸也  
彼春秋之作效豈聖人之幸哉

言其法不以斷例始見其法之用也伊川

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  
書易如勢春秋如治法

諸侯之國風久而得之乃知平王之時无復有王道矣夫平王  
之時何以独无王道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  
不稟於天子与邾儀父盟于蔑而授之私盟而天子不問是无  
君臣之道也鄭伯克段夫又文不問是无兄弟之道也平王已

前未有此極夫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魯隱公也或削去即  
位或書其殺明聖或削去公子名或書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咄  
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王道也久矣天  
下无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  
日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蓋將以續三王之  
道而扶天理之將亡也夫子以王道注之筆削其筆也見聖人  
之所在其前也見聖人之所歸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年書  
正月公即位此魯史也筆王字於春下而削去公即位此天子  
之春秋也天筆王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削去公  
即位二字乃知隱公之即位不稟於天子也自此類而推之則  
知不書昭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人卒不書葬者皆聖人削  
之以存王道也邾之敗魯之舊史書先穀也春秋乃書荀林父  
衛侯出奔魯舊史書孫林父奔莒也而春秋乃書衛侯出奔  
齊耳皆聖人筆之以見王道也因筆削以存聖心王道豈不昭  
昭乎倘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盡然在目皆

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與王道之所與也聖心之所與王道之所與也  
所去也夫者知聖人之心則可以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  
百載之下一讀春秋如歷都魯之國登陟泗之堂親見吾夫子  
之威儀聞吾夫子之警效傳吾夫子之心法既傳其心則飲食  
洒掃進退元非吾夫子之運用窮而彼善也隱微之間有廟堂  
之顯然暗之際有日月之明達而兼善也乾旋坤轉雷厲風飛  
百物阜康萬民綏緝旂常鼎彝不足以形容鐘鼓管絃不足以  
傾聽而高車駟馬元冕圭璋有不足以榮耀也 張震與論

樂官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雖然慕元窮之善而為善畏元  
窮之名而不為惡此猶天下之中人也其所以卒為而意或制  
者豈其真元所畏而然耶至於定則未有不反其本矣故豈行  
能為試君而不能殺其善已之史官齊約諫也奮於手難以求  
除其丹書之惡凡天下之惡未有至於行天下之賤未有至於  
約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董堯舜二代之雖  
不復行而是言乃有所以也故曰春秋者道之極聖人之終事  
也 水心

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方世而不泯  
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尊門主賢之間而老好巨憊心喪膽落  
者以此權也遇伯樂者驚駭之不幸遇匠石者機楨之不幸遇  
三氏者禮至之不幸禮至之辱歸於人為之汗顏泚頰然至曷  
嘗自以為辱哉 東萊

書制誅姦人勸社之誦曰君幸必書二而不法後  
嗣何難之威將列鄰太子幸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威德也  
記奸之會君則善矣其後晉獻齊捷於周二私憾其使而戒以  
勿籍然一時之史官也守其職公議銷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  
惟行之武亦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一人而書者雖至身可殺而  
言不可奪錄錄有弊筆錄益強錄成加一因而莫能增損汗簡  
之半辭終更君臣之分天高地下開明於下是誰之功哉烏乎  
文武周公之文 禮記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

論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便且何諛畏怯君卒不書  
編失實无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將何所攷信  
乎无車則造父不能御无弓則后羿不能射无城則墨翟不能  
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東萊

威王不能正曰類左氏所未言曰鄭伯朝王威王不礼之衆人之  
說不過以王不礼之爲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  
爲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誨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礼雖卑  
而周益衰王從晋文之召礼雖卑而晋益盛是知威王之失不  
專在於不礼鄭伯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  
言也同前

曰魯與自正伯爲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无異辭公羊谷梁二  
家以爲車伯淳於叔姬是以見執吾請以經爲律以傳爲宗以  
同時之人爲証驗車伯實周臣而公谷乃爲魯之大夫哉內諸  
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帥召伯之會  
葬攷其書法三車伯无少異公谷何所據而以彼爲周而以此

爲魯平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爲伯者豈德宗淵駘始  
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兼氏而名者也  
公孫慶父公弟叔二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叔二老叔弓叔詎  
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全書名者僅季子  
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谷之証據  
然矣公谷者曰車伯之烈於經自請以據以辨如逆王姬如  
伐宋如會鄭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車子而  
无車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  
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勝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  
有兩祀也治二慶編子能及發而細下之乎曰人无故負冤重  
百出而莫能雪又以爲璞厲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无伸眉之  
日矣全前

可既幸而意重於王而有如子猶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  
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國之福尤所謂慘烈而可懼

著國於天地有与立焉封植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淮既潤澤  
文武於康之際庸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藉不知幾  
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暴之所成滅  
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交滅元餘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  
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爲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  
樂已淫簡冊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无它惟處於危亂  
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春秋之法謹嚴  
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詳隱義時損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  
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  
寬猛之宜是非之宜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軌範也伊川  
道如石墮於宋而言墮石如美伯之庶震而三震美伯之庶此  
天應之也程氏

爲魯平自周之外終未有書諸侯之臣爲伯者墨德系弱始  
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兼氏而名者也  
公孫慶父公弟叔二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叔二老殺弓叔誼  
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魯季子  
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谷之誣勝  
然矣至公谷者曰卑伯之烈於經自請殺權以逆王姬如  
伐宋如會盟不絕於簡至請殺權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  
无卑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乎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  
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  
有兩杞也治二慶編年能及幾而細下之乎曰人无故負冤重  
百出而莫能雪又以爲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无伸眉之  
日矣全前

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  
可既幸而意蓋於王而有如子  
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  
可既幸而意蓋於王而有如子

山太山湯沐之邑古法今魯鄭各從本國所近之官故以初易  
許田然則一國以私易田不復顧天子巡狩諸侯朝覲之禮其  
可乎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初與魯威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入  
見魯頌云居甯與許復周公之字則遂以為許魯地也魯不知  
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氏者許國之地  
也如經書樂書於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黃俱魯地而諸侯之  
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  
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  
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  
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  
田乎是又不然也况初今在沂州琅琊縣有初地去泰山為遠  
安得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許既  
以初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  
始以辟假之何哉况神不散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伯惠釋  
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修經欲令後世

中國而用夷禮則是夷狄矣

春秋傳曰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  
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非人之有功亦必  
錄之不可不恕也康節

魯初獻六羽初者  
魯初也以其舊僭八佾也康節觀物論

一經非是錄也其間抑揚予奪元非王道所寓如書肇帥師自  
有深意且聲魯國之公子孔子止書曰聲者以其不待君父之  
命自會齊鄭以伐宋此連亂之賊非公子所當為故削去公子  
二字止書曰肇以見其弑君之心自此而萌則聲之无君父矣  
入初左氏傳曰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初魯公以太山之初易  
許田使死來歸初不祀太山也杜預釋之曰許田近許之田成  
王賜魯公許田以為魯舊地之邑宣王賜魯鄭威公賜魯太



山太山陽休之邑在魯魯各從本國所近之自故以初易許田然則一國以私易田不復顧天子巡狩諸侯朝覲之禮其

可乎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初與魯威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入見魯頌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則遂以為許魯地也魯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魯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然蓋於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黃俱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魯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田乎是又不然也況初今在沂州琅琊縣有初地去泰山為遠安得為鄭人初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防婦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始以辟假之何哉况神不散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伯惠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修經欲令後世

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者使說有易田之事但曰歸初入初亦乃大隱而不可知乎不知初者乃鄭魯所侵有之地而特近於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魯魯之好未固謂隱之可以利昭之故以初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初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初之由或在春秋之前也攷之初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初是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初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謹及經不書我入謹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初特書曰我入初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郕防十一等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於齊鄭故經書輩帥事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於後也入許之師出於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出於後也然許田近鄭而遠於魯二人雖有

之鄭人之所欲也特隱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  
遠一日威公莫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為壁  
假實協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且不敢不與也自是  
許之上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  
大亂許叔始得乘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於威十五年先書鄭  
奔蔡鄭忽歸于鄭即經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  
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地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  
遠春秋之末經書鄭遊運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  
之半許由鄭莊假許田於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原流吳亡若  
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田之說  
既沒後又竟有許叔入許之事乃於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  
設對謂齊侯以許讓公二又以與鄭人鄭伯使百室奉許叔以  
居許東偏盡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得許乃在於壁假之年何  
得於隱公之時已有之孝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始末期於自  
得而惟隨一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

何哉相公二年書滕子來朝說者謂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

為時王所黜北大不然使時王能黜侯為王是王法行矣春秋  
不作可也蓋其弑之則乃天下之大惡今相公以弟弑兄以臣  
弑君果固不容於誅矣雖既不能討反先隣國而朝之是同惡  
相濟也故聖人於此削侯稱子以正其惡

也閏二年書鄭棄其師清人之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  
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眾散而帰言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  
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焉故止棄鄭

齊人歸田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  
婦鄆謹魯陰田左氏謂齊魯將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相與  
公使士丘之齊侯將事公孔子解意以為齊服義故來婦田公  
羊之說則曰孔子行平季孫二月不遠齊人來婦田公梁又曰  
若相攝齊人飲饌故稱歸田止之也

通志史記乃曰齊請奏四方之樂於庭明被示教則禮節而  
至孔子以為夷狄之樂何為至此景公棄去之齊有司又請奏  
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曰歸而恐  
乃歸魯之所優倡侏儒為戲而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曰歸而恐  
齊人章二端其優倡自是幾千年无不信之其然豈其然乎

以經考之及諸子之異說觀之左氏曰齊亦言於齊侯曰孔丘  
知禮而尤勇若使齊人以兵劫魯侯以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  
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齊景公圖姜伯魯方請成以  
兵劫之何以示諸侯乎情或有之左氏以為棄人谷梁又不言  
棄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无此說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又  
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者之說更  
相背戾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卦  
師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  
无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迂  
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与此所歸之田自別替之

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謹在濟北蛇立縣經  
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  
此言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籍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  
幾齊睦於晉侯復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  
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  
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夫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  
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不得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  
左氏傳何得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迂亦謂汶陽歸我何耶  
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而妄也從見左氏以鄆謹龜陰為汶陽  
即注云二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  
上之陽蓋屬齊也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  
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  
附合左氏即謂二邑平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  
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  
春秋之作正以賞罰懲亂不正矣方二家借孔之攝陪臣執國

命近有室玉大弓之功後有以仲圍郈之變聖人若出於時曾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二言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所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禮文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欤蓋論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嘗為大夫遭定公之暴憐二家之專肆未幾齊婦女來即致政而去婦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諸侯喜惡无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遠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謹惠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魯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終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謹及鄆口嘗歸於齊終則書齊人歸謹及闕若以此婦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婦謹闕之婦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二傳妄談事實亂經十八九千非好為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說為然拘儒俗士豈可與語此哉

**定公三証**

定公之十二年春秋書曰夏秋孫仇帥師人師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慶父之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為大司寇言

於定公也臣无蕪甲大夫无百繼之說使仲田為季氏宰魯三卿於是叔孫光陳御季孫將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不成公欲死之或以成叛蓋左氏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為不然按語曰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子欲往非費即不狃說則謂儒之說魯二都之謀與孔子孫仇蓋此謀及費叛召孔子孔子又欲往聖人進退果如此乎公山氏之叛正定公十二年之事司馬遷謂在八年若此年又叛則何不著於經乎然則史記之妄明矣借使孔子用事二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魯二都若自二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而後隨費公又自圍成乎二家必自帥師以襲私邑則非二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二家樂為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二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二家尚能使之陳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圍非所宜築也大蒐于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

之而徒言以譏之乎又何患之三家之奔八伯歌雍徹而不能  
正之徒憤有於空言乎况十年終已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矣比年之曠郕蒙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  
郕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以天子之命樂征伐尚皆  
專為之彼其治兵積甲高城峻壁以張大義私邑夫子雖聖安  
能一日使之廢名城出藏甲也哉不思之甚也夫何謂儒以前  
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遠以廢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  
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入及則仲丘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斂外  
又同德成則曰我將不壞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  
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將  
若之何及圍成而中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說者欲  
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汗魯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无成為  
元權變者左氏與穀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  
臣掘私邑之始三家欲廢之尔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

考卷之五十一

十一

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又曰祿之去公室五  
世矣政遠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子孫微矣此正夫子作春  
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大夫必能僭諸侯惟大夫能僭  
諸侯則陪臣必能僭大夫惟夫祿去公室政遠大夫之日久則  
陪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  
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金玉大弓外則有  
陪讒據私邑以叛侯犯臣以孫者也而以郕叛叔孫公山弗據  
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季氏公斂外陪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  
孟氏皆三家之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陪耳故前  
年已再圍郕弗克今乃帥師圍郕以之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  
孫既廢郕公山弗據不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  
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曰繼立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无  
所不圍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為之患亦如三家之  
禍魯也故書之以為僭竊亂臣之戒何与吾聖人之謀也聖人  
謀事豈如是乎自聖人後无有一人能其謀者傷哉春秋之

禮也

此春秋大義也趙牙弑君人誰不知若看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趙境乃免若由境而反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不反乃免伊川

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礼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礼天子崩七日而康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夫下之有王也諸侯薨三日而命嗣子即位稱公以示有君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之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翼以為天下之宗主及既麻冕及裳既曰天子太保畢公率東西諸侯執喪奠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礼也天成王方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翼以為天下之宗主及既尸遂麻冕南裳稱王受册命同增而即位矣及既尸天子受諸

侯之奠贊作礼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服行喪礼日乙巳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礼此周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和周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遷吉服即位取元為未可哉蓋以大位婢之重名號不早正則親伺奪嫡之乱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未踰年伯禽與徐戎之伐然公以誓征蓋諸侯亦然也遠至周衰此礼喪乱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二年春二月崩至秋武氏喪未踰年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雞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王葬向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礼也魯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又公薨於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它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公二十五年齊行侯繼卒其成公稱子

盟于泚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則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而喪其主父不有家者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与其它人竊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况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尤君乎方先君不幸繼年而後正嗣君之位号何以絕觀觐之望塞禍亂之門乎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而不父得以立閔而殺般仲遠得以立宣而弑赤曹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於此也使從周公之典禮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及嗣君林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亂源也近世周氏讀書頗命康王之詔及據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嗣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矣蓋蘇氏不究春秋之首末為之說也

**郊** 春秋郊望之旨 二傳諸儒之說无得之者无他知求小

禮而昧於大禮故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牛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二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二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是也因牛死傷而廢郊則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一又死乃不郊猶二望成七年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一又死乃不郊猶二望長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九年九月辛丑馬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饑鼠食郊也 又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襄元年春正月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先儒之說不遍其要下與其食牲不謹耳或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二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卜

不吉而廢郊是廢禮也。又郊禮養牲必在縣。二月養牲必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師之意。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孝者欲究聖人之旨。先尊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也。夫子傷周之末。亂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司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二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也。自天子以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魯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然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下者。魯人既借魯禮樂罪莫重焉。就使无四卜五卜神之道。則可以郊乎。不吉之復養牲必護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不吉魯人郊望无時可也。何區二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豈天子以冬至而魯二之名為後時降殺。但切郊望之名已耳。非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屢人所鄉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无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傷之四卜成之五卜。襄之二卜皆不從幸。其因卜不從而廢也。宜之郊牛口傷成之。鷄食郊牛角皆因是而不郊。幸其因牛死傷而廢郊也。若是者。僅以有故而廢。惜耳。定雖牛死五月而郊。哀雖牛傷四月而郊。勉强行僭。豈為當哉。使僖襄不因屢卜不吉。宣成不因牛之傷。肯不郊而已乎。然與其因变故而止。猶愈於定哀不知已也。若乃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祀必順時。卜日周官大宰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是也。成公七年以牛傷而不郊。十年以卜不從而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惟肆意所欲為。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為之意也。夫抵魯人乘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夫路。載孤。兩。八。伯其僭。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廢行之。然天不可誦。神明有知其肯厚。非禮之祭也。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魯大山不

考索

十一



如林放乎太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况上天而可誦乎宜乎  
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颺員屢食其角可見天心之不享也  
曾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魯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生死而改卜  
其甚者至於用郊借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  
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事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  
餘非卜不從牛无死傷而肆意於僇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  
師之旨曰猶三望曰兇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幸老思之

吳楚可謂強矣仲尼修春秋書刑以狀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  
所以抑黜侯亂而使後世知懼

法也經不通求之傳不通求之經此明道季春秋法也夫春  
秋之作与五經異五經言其理春秋言其用譬之於法其猶律  
令之有斷例乎譬之於醫其猶方書之用藥劑乎讀春秋而不  
知聖人之用不足与語春秋矣且春秋何以始吾知王者之亦

燬則知春秋之終春秋何以終吾知聖人有所因而亦則知春  
秋之終五伯功之首罪之魁定五百之功罪則可以治春秋於  
書刻卷之卒也吾見聖人之憂聖人何憂二斯道之失其初也  
於書孔子之生也吾見傳者之喜傳者何喜二斯道之得其傳  
也文姜之去其氏誅文姜也吾祖宗之立法亦然矣共妃之詳  
其錄賢共妃也吾先正嘗有不下堂之書也言始作兩觀如者  
以辭也以其舊之无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辭也以其舊之借  
也一字之間榮辱判焉凜乎其可畏哉康節先生有言春秋因  
事而褒貶非孔子有意於其間故春秋及性之書也噫人以春  
秋為名分之書君子以春秋為性命之書彼為臨川之孝者其  
何知

春秋名目夫子末修春秋天下已有春秋之目夫子既修春秋  
天下愈多春秋之名蓋古史以春秋命名者實顯其年以明記  
事之初始也一字之褒則煖然似春一字之貶則凄然似秋命  
名取義所以示勸懲於万世而為不易之法也故夫子末修魯

史之前如古語記大丁時事則曰夏商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則曰晉春秋韓起見魯春秋外傳則見於昭公之二年司馬遷言羊舌肸習春秋則見於晉語之著述申叔時言教太子以春秋則見於楚語之記錄至於魯春秋記与屬薛比事之敘則又見於禮經之坊記然解此豈非君子未修春秋而天下已有春秋之日乎夫子既修魯史之後如素諱之獻帝春秋習昨齒之漢晉春秋虞卿著書八篇則名曰虞氏春秋不韋著二十餘萬言則名曰呂氏春秋鮑行卿著書二十卷則名曰宋春秋至於包潛所作則又名曰河洛春秋此豈非夫子既修春秋而後世愈多春秋之名乎雖然春秋之名多矣愚不知通行於今者幾何哉諸家春秋皆以作史為的而吾夫子春秋獨以聖經著名則聖人褒善貶惡其足以起千萬世之敬畏而无愧於春秋之名矣

國至古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文公公魯錄

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相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董為說言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二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相將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相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嘗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孔見齊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竟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詳詳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胡春秋傳卷之八 胡氏春秋傳 有筆強勉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方能見其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全一

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

齊楚吳越諸國必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辭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然

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

有曠祭而左氏謂真不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同上

小處理會往往二不曾講李公羊公梁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此

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二都不曾見國史同上

公谷二子却是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

下得註鄭重同上

自文選集於蕭梁之東官而後文粹文海皆以文命名然則後

代史家與冊多以春秋命名者豈非因孔子春秋而作故春秋

果何為而作焉豈賤而作也一字之褒煖然如春一字之貶淒

然似秋因其名以究其義蓋欲人褒貶於万世而示後以不容

犯之也筆奈何後世春秋之日何其紛二耶虞卿乃戰國說士

著書八篇名曰虞氏春秋可矣愚不知譏刺得失果足以勸善

可矣愚不知八覽六論果足以當一王法不單孔衍能著漢魏

春秋而不能阻鄰郡之賊其視亂臣賊子懼為怙怙吳兢能作

唐春秋而不能道大簡之譏其視顯微問學而有愧孫盛能撰

魏武春秋而不能无放蕩之失其視片字為少惡至於吳均之

有齊春秋鮑氏之有宋春秋蕭氏之二十國春秋武敏之二十  
國春秋其所以擬春秋者何義陸賈之楚漢春秋趙氏之吳越  
春秋習鑿之漢晉春秋其所以合春秋者何事吁故必有夫  
子而後可以任褒貶之責彼庸二錄二千年而敢於作春秋哉  
嗚呼是皆未知吾夫子不獲已之意也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十一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十二



山堂宮講章 知愚 俊鄉 編

諸史門

諸史

史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  
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  
掌制度之物者也文公諸錄

史籍之官不足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諸錄

列國皆有史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之名也孟

有法功則看全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  
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  
中文公諸錄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若便去看史

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與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漢是陂塘中  
水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若陂塘方有一勺之水邊決  
之以溉田則非徒无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无有矣讀書既  
多義理亦融會習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若治亂理會制  
度與章則是猶波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讀書未多義  
理未有融會處而汲二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  
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矣同上

讀書亦易見作史者意思淺面成敗處它都說  
得意思在前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許多陳屍都可見了甘  
露事亦然同上

讀史當看大倫理大元會大治亂得失同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乎何憂乎憂小人  
也何由知之以其名而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四凶之一也  
君子不特憂而動不特憂而懲然則史之勸懲猶小人耳仲尼  
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德之

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  
義一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无以證其  
賅史不得經无以酌其輕重考索

李朝

述史

司馬遷以一時之傑斷絕迷陶唐以來  
至于麟趾紀有十二傳有十書有八世家有二十列傳有七十  
載蓋春秋而作也以紀致之以五帝則不紀少昊於西漢則不  
紀惠帝項羽何人也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二俊二者也迂反紀之  
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知寧一日少安乎以傳致之若  
刺客則有傳若游俠則有傳若佞倖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  
英烈之言可畏而反元一辭以褒之俾為庸夫並朽而腐可勝  
嘆哉嗚呼迂明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言惡

惡之果如是乎蓋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証不信夫李朝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撰述文字公語錄

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亦其法務以考其形勢  
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迂史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  
夫子寧會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  
載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  
外之又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  
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  
不能識而墮於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  
等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首言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火之  
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驕鷹之不殺鷄脂之不谷於義理  
大綱領處見得徑分明得親親切雖其下文未能及善然只  
此數句已非述出諸儒所能及矣

史記疑難解

臣表其方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本  
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傳類與各陳守  
作粟客類師古謂其粟疾而以實客之禮二之夫淮陰之亡以  
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蕭何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實  
禮二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是為二代表是其  
踈謬歟无可疑者蓋它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  
同謬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已干虞舜亦當答受堯之二女而  
安於同姓之无別又以為湯与王季尚世由湯至紂九十六傳  
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  
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文公卷了子文

李克為保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  
畢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文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只  
何謂耶伯夷傳辨許由事周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与求仁得  
仁者相反其理蘇氏之古史觀多所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迂

言公孫弘以儒顯為已私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不徒固  
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及從然則彼所謂儒  
者其意果何如耶若以馬迁与班固並論則固不无優劣而其  
書數十万言亦豈无好处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中乎復  
生不能自解也文公答呂子約

作史无定法本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无定論本  
之春秋則有定論然則論迁之史記彼不可質之春秋乎且迁  
史記為而作為約春秋而作也何以知其續春秋管讀小司馬  
索隱有云迁承五伯之遺繼春秋而纂是史則史記為續春秋  
而作明矣吁迁史既續春秋則當以春秋論之可也蓋自麟經  
絕筆之後而得獲駸之遺意者吾於迁史有取焉陳平而曰陳  
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薛  
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文潁王而曰彭  
越九江王而曰京布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至於長叔田叔  
之稱叔與与善字通同一轍實生即生之跡生其与善字也均

一義鳴呼襲春秋而後而存春秋之例者捨于史者誰與婦雖  
然雜呂后於本紀之中進陳涉於世家之列置和如於西夷傳  
之下是又有魏於春秋之褒貶不無議者何以曰是非頗謬於  
聖人

黃門古史

有功於史者駁周官之異愛爾雅者劉爾雅之瑕爰  
文選者下文選之感吁又孰知蘇頌川古史之作正所以爰于  
史功後世之爰于史者固為不少然裴駰集解第釋其疑少孫  
續書略補其闕劉伯莊之地名張守節之正義裴安時之纂訓  
又特將順其意而之高天下之見不有古史正救辨說則于史  
之或激其且生而神矣此蓋虛誕之語于紀高辛而蘇公削之  
則古史非有功於于于琴年陳亢孔門之高弟于安不載而蘇  
公詳之則古史非有功於于于刺客荆軻固非有不斯之志于  
史美之而蘇公辨之則古史又非有功於于于莊周實左祖於  
孔子于以為周誌孔子之徒故明其述吁豈有攻人之短而復  
護人之所長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直諫也幸我出於聖人之親  
及于以為率幾常從田常而為僭道之幸吁豈有沫夫子之教  
而忍為其爭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紀筆也至於傳檄首而不知  
考撰之乖訛虞卿而不知覆履之先後蘇公古史歷二言之固  
非統緒索隱而次毛求疵者喜于之心動于中反愛而知其惡  
也不然秦漢以下奚獨一史班彪語公又歷一人蘇公胡為特  
舉二於太史公乎愚於此又知吾史之作正所以爰于非所以  
訛于也

小司馬索隱

裴駰集解所以釋史記之疑安時人訓所以明史  
記之首吁又孰知小司馬索隱乃所以于史記之感也孰且史  
記作於誰乎漢太史司馬氏父子所述也彼自以承五百之傳  
繼春秋而纂是史於是上始皇帝下迄大漢為一百二十篇以  
於于氏本紀十二則記帝王之要而法裁星之一周表十則  
錄隱微之事而象剛柔之十日書八則述國家之大體而錄八



之成漢世家二十則記諸侯代系而取一月之成對列傳七十則列人臣事跡而明致仕之大義紀錄不為不工用不為不以其間舛訛錯謬前後倒置不有司馬以索直德則後世之感歎甚何者平章百姓堯舜之文也而五帝作傳豈是猶曰古平字亦有便音也彭蠡既陷禹貢之文也而夏本紀作既都足猶曰南方謂都為儲也然秦會稽刻石文曰詠詠而秦紀曰作謀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在活忽而夏紀則曰未始消又豈非襲舛之訛乎項羽假號西楚果足以齊本紀之驅耶陳勝豈自匹夫果足以副世家之列耶相如汲鄭擬二漢臣之右置之西夷傳之下是耶非耶大宛列傳宜在朝鮮之後列於酷吏游俠之間當耶否耶蓋公非薄汗史也愛而知其惡實為之蹟反出羽而非洗若索隱也不然索隱可以无作而補缺評謬又何以孝致譏於元成間褚少孫耶

班史

古今人參辨後志之惑者可以謂劉昭不可以謂沈隱索以託

之隱者可以議褚公不可以議司馬糾唐史之繆者可以論宋祁不可以論歐陽公何者補注五十八卷出於昭而非薛也魏笑等傳續於褚先生而非迂也唐史列傳編於宋祁而非歐陽公也吁又孰知班孟堅作漢史而古今人表大率成於曹昭之手乎是表之作疑妄最多考其所述伏漢制秦而羅下載之人物夫以千載之人物而編入漢書真所謂鳩居鵲巢者然一表之中九品森列皂白續紛玉指混雜雌黃出其唇吻未察由其月旦愚未敢以為通論歟歟春融心齋光霽顏子德行聖人流品管仲季葦輩而齊並龜駕是蹇驢得以有顧乘也伊訓盤銘說命龜鑑伊傳季紫千古撥揚收向何人而混外室廬草豹穿鹿場而豹乳春園也詠婦明月雪舞春風曹子建問聖明魏其字予下第而同居一等是錦繡不辨而推祥未定也至於傳司馬而劣老賻進太弓而退將有充足以見甲乙之差范武子即士合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中包胥非伍子胥騰匹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又足以見品藻之誤而漢孟堅之秉筆就緒大家之

狗尾不續則班固為漢一代良史劉氏何以刊誤顏游何以决  
疑李善何以辨惑文中何以曰史夫自固始

宋史無注者漢書滑上令卓寺母譚范升勅周黨服而不謁又  
不知是何礼元注疑是君臣之礼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  
文公語錄

唐史

容侃一節大史受說伊川創春秋二二象乃古開群象其詳  
通鑑

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  
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个綱目其間即自疏之  
于下恐可記得文公語錄

通鑑與正史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中蓋正  
史正一事關涉處多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范增語傳

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決洽便記得是通鑑長一  
處說便休直是有氣性人方看得通鑑綱目

正統曰二國當以蜀漢為正而編公乃云其年某月諸葛亮入  
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同上

通鑑綱目於无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无  
正統處須推一个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前

後多書以某人為其王某公既轉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  
亦用此例同上

通鑑提綱例危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  
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難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

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同上

通鑑先發之不同者不必疑中家敘事或  
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疇建康公通鑑載於安王下

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地  
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晉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  
却是考它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通鑑公平生不喜孟子到  
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但一說今皆无所證未知孰是孰  
非文公曰呂子約書

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  
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修資治通鑑然後于二百六十  
二年之事編年深日如指諸掌雖托始於三晉之族而追本其  
原起於智伯上係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傳世書中自漢以來  
未始有也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纂資治通鑑既  
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二十卷并上之體稱本書太詳  
目錄太簡要者幸要歷八十卷以通顯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  
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幸要補遺若干卷  
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後讀之猶切自

病託識之非強不能不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將  
輒與凡志因舉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未歲  
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去歲年之  
又近國統之離合詳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折如指諸  
掌言曰資治通鑑綱目資治通鑑綱目

綱目亦脩得二十許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  
餘年亂世賊子真无所匿其形定文公考列子  
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大  
連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亦為法文公曰呂子

綱目亦脩得二十許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  
餘年亂世賊子真无所匿其形定文公考列子  
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大  
連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亦為法文公曰呂子  
死如大師工舞之類獨於楊雄置其所受奉朝官稱而以卒書  
以涉曲筆不免書後本例書言葬大夫楊雄死以為死以書  
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綱目直筆之正例也首條却是

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敘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某日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死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

臣舊讀資治通鑑功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九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初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元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開校即當繕寫首編草本先次進呈奉候臨決

史通

史通卷之二十一 史官宜置座右之數如之何而不

足取於後蓋史通之作矯亢多而夸詡勝疑古則十有一焉經則二十一事陳勝世家指司馬之疵類虛美隗囂中庖解之膏肓孔明之才不當貶所以起陳壽之廢疾也余宋之事不當褒所以攻魏收之墨守也片言隻字最甚秋霜使礎礎不得以掉環薰蕕不得以混臭故曰挾已見以攻訶古人易然首白可期汗青元日姑含戲事閻筆之羞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重起竟元成功之喙此猶曰任不專職不以知幾之囑特如此竟舜五帝之盛伯禹三王之祖疑古一篇不先見疑堯舜伯禹吳可疑乎夫子乃代之宗師春秋百王之軌範感經一篇不先見貶夫子春秋果可貶乎既以班固為該察矣至論五行志又曰班固錯繆不精吁錯繆且小豈得謂之該察乎既以班固為不當志矣其自述史又曰郡邑民族方物宜為三志吁方物可志藝文獨不可志乎故曰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若知幾者為史有二長之說愚以史通觀之謂其長於才志而短於識也不然御機何以有折微之作唐史臣何以有工拙之辨

通曆

必通於典起太初終南齊梁武帝之通史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中馬會元通曆之作其亦猶杜祐之通典漢武帝之通史乎嘗攷其書大抵編次衆史而為之議論根株則多有取於虞世南之帝王畧論搜索二墳著述其敗覽元風於千古實定曆於聖唐摠之於曆可謂通矣然葉陸驥連書所不載而通曆載之何疎寒浞之事經所不詳而通曆詳之何靡乎此猶斥以見其通也既以女媧為三皇之一又曰燧人其工未知孰是取予不直果足謂之通乎既以有熊為中古之世又曰无懷已上莫知其都講實不孰果足謂之通乎既以天地人皇為四方五十六百年矣又曰有巢之代未詳年歲嗣畧尚多又果足謂之通乎吁又孰知摠之所未通正有待於後世之通者歟

稽古錄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

想在此裏做成元无義例文八人語錄

了令接讀去亦好未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高公歷年通譜亦与此書相似然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中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陵唐人通鑑亦多取之。同下

唐鑑

唐鑑不可不讀司馬溫公史以綱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語錄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驗唐且論精練疏利害如身如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同上

國史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二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係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惟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温公於宋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宋朝事應看長編若精力不及

其次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一耳文公語錄

國紀好看雖畧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

難看

修史者不敢增減一字蓋

自紹聖初章厚為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則史

官范純夫黃魯直時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

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遂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

然至无可問方令去國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

也並同

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

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万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

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符免實錄院修撰奏狀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令皆不見於

文集猶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

間記黃大史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阻之黃大史爭

辨吳苦至曰雷如人意則此為佞史矣是時陸為長官其

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獨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

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及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跋山谷

草書十文

日錄曰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

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听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

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

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出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

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輝燁輝燁又非安石之

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无是

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

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疑也然使當時用其乘絕之智幸而焚

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惟懼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

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

不能使之无濫惡之疑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十三



山堂書講章 如愚 俊卿 編

禮樂門

禮樂

先王以禮樂之節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  
然一於嚴勸則情或不適而无以及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歎食聚合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  
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  
也詩傳

禮樂之節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  
然一於嚴勸則情或不適而无以及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歎食聚合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  
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  
也詩傳

禮樂之節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  
然一於嚴勸則情或不適而无以及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歎食聚合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  
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  
也詩傳

禮樂之節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  
然一於嚴勸則情或不適而无以及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歎食聚合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  
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  
也詩傳

禮樂之節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  
然一於嚴勸則情或不適而无以及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歎食聚合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  
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  
也詩傳

如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无書積閱无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李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若竊欲更加參訂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興借禮典諸書自行招致舊日李徒十餘人令其總類可以具起廢壞乘之冰久使士知實李異時可為聖時制作之助宗聖皇帝遺教三禮制子

禮主其禮者禮主於禮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更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減是限讓擗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体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体本如此反之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要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性情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

文公語錄

禮之體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體其細分之則樂只是一体周流底物禮則是两个相對着讓与去為也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讓禮之讓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為須以誠克去為則誠者向上

先王之禮今存者无幾漢初自有文字都无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亦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說在此時又无與禮樂之主故胡氏說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具矣同上

自古自今都只是這一道理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其樂與為聖人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道理徹出來同前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曰心中斯須不和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

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頗更有損益不與周之前輩若類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

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无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却是人做底故下文云樂章德禮起情反始也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其直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同上

鬼神亦只是鬼神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同也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欲主盈

情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於敬二則和這便是同体如明不見於天之禮樂今世人自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

禮所謂居今之世友古之道也

禮之用和為貴和便是樂也曰和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也夫子八偷諸侯大夫四士一此又是樂中之禮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二月不知肉味何也

禮之謂部

如其者... 禮樂刑政之為教... 殺之為威... 禮之為教... 禮之為威...

典禮

當其禮之實... 禮者禮之實也... 實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无節之何美而况於為國...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不當事...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行者不至於...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為國而先民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從軍平繁...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王末之有者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文度...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向所以深嘆之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作而已矣...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自是天理之當然...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毫不得推是聖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无一不与天合其間...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曲折厚薄...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合如此...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天道...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禮者禮之實也...

意利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二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侯  
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大夫  
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尚則亦不能不降嫁二嫁諸侯者則亦不  
絕不降此皆貴二之義上出類皆簡畧亦有許多降殺貴二底  
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出所未備至得周公搜剔出來亦  
為定制更不可易同

無敢詭譎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變大不同蓋只是  
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漢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心必有可觀但  
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无博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  
而壞於漢儒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孝尤不廢  
宋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  
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巨聞自

見无非是禮所謂二千二百者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  
攸依並同前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  
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  
用之常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  
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禮之素明習之素五則其  
臨事之際亦无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  
也三代之際禮經備天然其存於今者官廬器服之制出入起  
居之節習已不宜於世二之君子雖或酌於古今之變更為一  
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无所折衷至有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  
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尤或不能奉其要而困於貧乏  
者尤患其終不能以及於禮也

禮書

天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之為蓋不其大  
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出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

青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侍具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教傳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孳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禮記序說

禮記序說曰禮發於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无以行於家長而无以行於家是以進而无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无以教之間里傳之子孫而或莫知其取之不修也程張之言猶頌未具他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在二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法之意又或見其堂堂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功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標榜之載未心能率而行之者也遂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故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擇其難以少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其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卒編張日以附

其後便覽之書得二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擇其難行之者重其且踐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蓋三家禮範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其文崇本實功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屢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家禮序

俗與之宜也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職於理官更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其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同上

大要以備禮為本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疏附而以下載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言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自有家禮有義禮有孝禮有邦國禮有正朝禮有喪禮有祭

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什七八矣文公答亦言禮之大者溫公書儀制有未及合古制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多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文公答猶子錄

**禮記**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春秋擇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无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无頒降禮文可以遵守无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文公頒降禮書狀

**禮記**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及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

**禮記**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安曲之義故以曲禮

為文禮然毋不敬安定薛安民哉此二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二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孝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何間獻王收拾得五六十篇後來藏事秘府鄭元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文公語錄

**禮記**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个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分明自有禮書今亦不可見禮記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二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居踐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同前

**禮記**大戴禮元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擷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同前

**禮記**大戴禮當日缺處皆是元二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好處然多誤難讀同上

天戴禮本文多錯注尤并誤武王諸銘首是做  
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曉者愚古人只是述其  
戒懼之意而隨所在焉記以自警自甘不似今人為此銘後便  
要就事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固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  
至於武王盟盤銘則又却似不盤銘題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  
有錯雜也

開元禮然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二  
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  
白撰全不考究並同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  
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待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  
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率事則案  
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  
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隆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  
聞无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古勸今而贊正之

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  
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民臣禮數

禮經雖亡闕然於親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  
食見諸侯之禮於見士大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  
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以禮學官

開元禮有刺史予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子  
臣本朝刪去此條。開元禮全体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  
儀其間有雜定者皆新編製以决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  
內有之八語錄

向時有開元通禮科今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  
後來又做出通禮通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  
記得如問云邊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覆論議一段如此  
亦自好

三代之禮今固難以及見其畧幸能見心書如  
儀禮十七篇大夫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遺素人焚滅之

後漢王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尤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者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周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書為一宋朝修開元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百禮一時奸邪以私智損益詭異抵牾更設選會又不如開元禮

今禮曰禮之禮今人儀禮只是士大夫禮天子諸侯禮漢河間制王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禮與國作漢書時此禮尚存不知如何失了故班固云今之言禮愈於推士禮亦達天子言若用此禮哉

四禮曰禮之禮一程子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禮較譔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與禮可用婚禮則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禮器如溫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並同上

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書注

禮之禮蓋禮食之盛也詩傳

禮之禮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標度雖未必皆古然度裁近之

射禮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侯禎譏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辨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文公語大射之禮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象侯赤質大夫布侯益以虎豹士布侯益以鹿豕天子侯身一寸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益能其則則丹地畫以雲氣同上

天射之儀，稱進三揖而後升堂射。射畢，又揖而  
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執決，行卻左，手右加，強弓於  
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皆勝者，先升，少右，不勝者進  
北面，坐取，豈上之牌，立飲，坐奠於堂下。三揖先降，其雍容謙遜  
乃如是。二則雜曰：有射，而其爭也亦不，其為君子之禮矣。語  
或問。

論射也。然曰：射侯不  
出正堂。此詩之論射也。夫射者，所以觀德而非事也。張云：執矢  
之可觀也。必心平氣和，然後可以言射。必居敬，而後可以  
言射。不則，則射不中。不中，則射不中。不中，則射不中。不中，則射不中。  
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麋，其德之所服  
有大小也。天子日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  
明尊卑之所服有遠近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麋，首大夫以采  
蘋，士以采藻。明奏樂也。上下有節也。天子合九而成規，大夫合  
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所射之弓，異也。天子六耦，二侯，諸侯

四耦，二侯，士二耦。射侯所射之侯，異也。天子射於郊，諸侯射於  
境，大夫射於甸，士射於鄉。射之地，異也。射禮，其可廢乎。胡  
君果可廢，則禮記胡為有射義。周官胡為有射人，白虎通又胡  
為有鄉射乎。雖然，二十季射是又男子之事，而士君子之所當  
肆習者也。願詳考。

鄉射酒

不必於此。有聖賢者，作必不，如古之禮，必當裁酌。從今  
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之屬，而今去  
那裏行，只是當存官大槩，使人不可不知。方當周之盛時，禮文  
全備，皆備所以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及不見，徒撥拾編緝於  
殘篇斷簡之餘，如何必欲以倣古之禮，得文公之詩，錄  
當此禮，則必不合。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雜說。般禮去，大抵古  
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其繁，今強行之，畢竟无  
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則上

親二長二貴二尊，皆禮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



斯尚然亦不可以此而發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自實  
士獻酌禮畢然後入又席下直使自為一列或為衆人所壓亦  
不壓却它人即所謂薄也薄亦作備如此則長去貴二各不相  
妨固不必爾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亦公去曰厚時專

**有司不能**朝廷奉行鄉飲酒之禮而州縣之有司奉行不  
謹容即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率禮與禮之意今  
務實與有日謹與諸生考叶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  
章行鄉飲禮告先聖

自吾夫子有觀鄉之嘆而後知鄉飲之禮為可行自  
抱朴子有頌碎之謂而後知鄉飲之禮不必行夫所謂鄉飲者  
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礼也華陔奏雅所以鼓座間之春風俎豆  
容與所以謔浮屠之和氣殺長別幼小不得以加人也尊佻坐  
侯實不得以慢主也凡謂古禮不可行於後世也果不可行則  
儀禮鄉飲酒篇戴記鄉飲酒義可以元作矣蓋古之鄉飲有四  
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酒用鄉飲禮一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

先行鄉飲二也三年大比率賢與能此則為鄉吏實與之禮三  
也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則為黨正蜡祭之飲四也古之  
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何其嚴欤奈何長幼之倫混大小之  
禮發介侯之序失而賓主之禮失晨星曉露尤幸見於叔代在  
泮飲酒是鄉飲僅行於魯邦之泮水也儀盛永平是鄉飲僅幸  
於東漢之郡幸也分叙賓介是鄉飲僅見於李唐之鄉校也然  
能施於一時之暫而不能行於異日之久能用於貴幸之日而  
不能通於閭里之間非古今天下異也出變不古雖鄉飲不足  
理軍市也噫嘻安得再使風俗淳而行三代鄉飲之禮

冠禮

冠禮著於儀禮冠義記於戴冠夫冠者禮之始也嘉  
事之重者也所以正容儀所以齊顏也亦所以順辭令也容儀  
不正則齷齪之習生顏色不齊則誠敬之實泯辭令不順則暴  
慢之心入乎冠禮之不可不謹固如此故古之冠者有醴辭有  
字辭有祝辭又有鄉大夫相告之辭甘醴惟厚喜薦公方拜受

祭之以定尔祥則體辭也今月吉日昭示尔字爰自礼加髦士  
收宜則字辭也近於民遠於桀則肅成王之祝辭也推遠冲孺  
之幼志蘊積文武之成德則漢昭帝之祝辭也韓獻子告之以  
善范文子告之以戒或告以實或告以忠則卿大夫告晉武子  
之辭也不特此耳夏商周醴於客位周人用醴於客位曰醴曰  
醴其敬賓之意一也商以二十呼伯仲周以五十呼伯仲或二  
十或五十其稱字之意一也奈何周轍不西是礼幾泯魯哀公  
可冠而未冠故晉悼公有盂爲冠其之間是冠礼始廢於魯也  
毋見其子不拜酒脯是冠礼再廢於唐也孫嗣昌雖能發憤而  
行之然漢笏却立外庭大笑是冠礼二廢於唐之縉紳矣噫嘻  
後之欲行冠礼者請讀周公之冠礼戴記之冠義

禮記

禮之至自班固纂白虎通以贊爲贊而後世始以贊爲言  
誠夫古人相見之礼必有贊者所以明贊守之義而致已之敬  
也故公侯以玉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以公侯卿大夫士而  
所贊不同者是必有等差之卜也姑試論之蓋公卿之德欲其  
積白純粹而玉者取其燦不輕暹不重之義故公侯之贊必以  
玉也九卿之贊以羔貴於忠率下而羔者取其群而不黨之義故  
九卿之贊必以羔也大夫之贊在於奉命通四方而鴈者取其  
俟時而行之義故大夫之贊必以鴈也士之氣節本平剛方勁  
直而雉者取其死不失節之義故士之贊者必以雉也不然古  
人何以爲是區別哉然鄉大夫贊古以鴈廢今以羔鴈而公侯  
士之贊惟用玉与雉何取乎此可以公侯之德有常而士以一  
介什節不變也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二十二





